

明史藁

志第五十九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 王鴻緒奉

敷編撰

食貨一

戶口

田制 附屯田

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編字爲勘合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以時清核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

廂鄉都曰里里編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帶管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畸零每十年有司一更定其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冊面青紙惟上戶部者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度藏之後湖卽元武湖也度冊庫東西向歲委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戶部主事四人督監生千二百人清校違誤其後黃冊祇虛文而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爲一冊曰白冊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內地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若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爲斷漏口脫戶許自首禁數姓合戶附籍設

老人選年高爲衆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閭爭訟其人戶避
役私徙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寇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
僑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又有以罪徙者凡逃
戶明初令州縣官給行糧還本籍復業成祖令所在官司給
地耕種後遵太祖制且定令有不回者勒於北京爲民佃宣
德間許逃戶有田產者寄籍無產不回者充軍正統時造逃
戶周知冊核其丁糧凡流民英宗令勘民籍編甲互保分屬
所流地里長管轄之又從巡撫于謙奏免流民復業者稅糧
後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瑢爲巡撫下令遂之弗率者
戍邊死者無算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州縣
之法言宜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

其說憲宗命原傑任之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閒田建郡縣統
治河南巡撫張瑄亦請輯西北流民帝從其請正統時設撫
民州佐貳官天順成弘間秦設撫民參議參政副使流民歸
原籍者給以口糧牛種正統時及歸者正統時老疾致仕事故官
家屬離原籍千里者及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
籍者收附軍匠竈役籍蒙贖民籍者發還其移徙者明初常
移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
糧以資遣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
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
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
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戶部郎

中劉九臯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竟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潞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山東他郡民於東堯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成祖覈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其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處之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米糧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則立義塚又行養老之政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復下詔優卹遭難兵民然身起窮巷憤貧富不均立法多右貧抑富又懲元末豪強侮貧弱故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名見名爲量才選用實務

抑損之復選富民以實京師謂之富戶成祖時復選天下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順天籍優免差役五年自後富戶事故輒選其本籍殷實戶僉補以爲常其籍附京師仍應原籍徭役供給日久貧乏逃竄宣德定制逃者發口外充軍官司隣里隱匿者俱治罪於是苟攝官吏誅索無聊生矣正統天順間嘗令事故者不僉補至成化時天下解補富戶至京以例不僉補放歸多乞食顛斃於路者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戶每戶徵銀三兩與苑大廂長當差正德時南京富戶銀編入均徭人戶嘉靖中減爲二兩富戶之害洽二百餘年不能革也戶口之數增減不一其可攷者洪武二十六

年天下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

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
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曆六年戶一千
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
十六太祖嘗兵燹之後戶口蘊極盛其後休養生息反不及
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
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周忱謂投倚於
豪門招誘於異教冒匠冒引舟居四處莫知其踪理或然也
宣宗嘗與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爲其盛也本於休息生養其
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篤論云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明太祖卽帝位遣周鑑等百
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又以中原田多荒蕪命省

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澤之田驗其
丁方給畝計之不得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名民耕人給
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二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
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二十
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
駸無棄土矣土用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明初官田皆
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
莊牧馬草場城墻首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
主勲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
屯田通謂之官田頗多占放民業中葉以後官莊軍屯日多
民田日被侵矣凡田以近郭爲上地迤遠爲中地下地五

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者及洿下鹵薄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大小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畝尺籍悉徵之土官洪武二十年帝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帝聞之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

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上田爲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故畢具魚鱗冊以爲之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以爲之緯賦役之法定焉比典賣田土備書田土稅糧科則官爲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爲民害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一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韜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藩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卽荒穢於寇賊矣司國計者可不究心是時桂萼郭弘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而顧鼎臣

請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諸州縣爲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爲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爲歸戶冊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萬曆六年帝用閣臣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戶無虛糧總計田土之數七百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向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措尅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案溢額田增賦云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其法最善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又命諸將屯

田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征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從太僕丞梁瑩僂帖木爾言招集流徙屯田寧夏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八百里地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帝因海運餉遠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以罪徙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軍受田以五十畝爲中名曰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

輸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
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十二石爲本衛所官
軍俸糧成祖永樂初定軍官及卒屯田賞罰例視歲入多寡
以爲差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
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淮言所種樣田每軍餘
糧二十三石帝命重賞之戶部尙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物
不一請以米爲準凡粟穀糜黍大麥蕎麥各二石稻穀葛林
各二石五斗糝稗三石皆準米一石小麥芝麻豆與米等從
之著爲令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
輸運艱者屯多於守屯軍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
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屯田則例於上年六十殘

疾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征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阯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而寧夏總兵官何福積穀尤多賜勅褒之宣宗之世屢覈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西寧屯軍家屬自願力田者七百餘人分遼東各衛屯軍爲三等兼丁力牛具爲上丁牛有一者爲中丁牛皆無者爲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征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特陝西沿邊皆宿屯兵倚食內河南濱河沿邊屯田帝命宏巡視虜辰考較耕獲宿弊盡革儲積以充景帝

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時百戶高洪營管屯田
曰屯田地有定業官有定員法久而廢成卒多役於私家子
粒不歸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故競營之
乃却不許自宣德後屯政日廢然屯糧猶存三之二英景間
邊方多事具法盡壞天順時稍議典復憲宗之世視舊所入
不能十一矣至弘治間屯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沿及正德
遼東屯田較永樂時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
餘石初永樂時屯軍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
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足
用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
擾多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責逋希旨者僞增田

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奉行尤謹遺卒不堪往往脇衆
爲亂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
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
地爲墟米石直五兩而邊儲乏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名
商開中又請仿古募民實業於隴右關西之民以屯
塞下其後周澤王崇古林富漢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
桂芳等爭言屯政而龐尙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
督王崇古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
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與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
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
欲按籍增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爾屯糧之輕至弘正

而極嘉靖時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半而屯丁逃亾者益多而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爲鹵鹹砂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矣萬曆時計屯田之數六十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世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額日減而糧額日增其弊如此時則東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而閩撫許孚遠鑿閩海檀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彭湖又言浙海諸山若陝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津撫汪應蛟則於天津興屯或旨留不下或不久輒廢熹宗之世巡按張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屯田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

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撫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
蝗旱弗克底成效也明時爲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勲戚
中官莊田太祖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至百頃親
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王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
入充祿指揮歿於陣者皆給田勲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
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祿歸賜田於官仁宣之世乞
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宣宗賜寧王權書拒其請
灌城田爲庶子耕牧以爲灌城非荒閒祖制庶子郡王亦未
有撥賜土田之例也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圍占官
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
乃下詔禁收民田及奏請王畿內地然權貴宗室莊田墳塋

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劉順進薊州草場進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喜寧始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莊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封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仍歸官成化初以没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弘治二年戶部尙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勲戚太監等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佃戶家人占地土斂財物汙婦女民心傷痛入骨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不能從命飭莊戶而已武宗以後畿內

皇莊至三百餘處諸王莊田幾遍天下矣孝宗嘗用御史言
斥仁壽宮莊還之草場且命凡侵牧地者悉還其舊又定制
獻地王府者戍邊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皇莊戶部劾
其違制命下之詔獄勅諸王輔導官導王奏求者罪之然當
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徽興衡岐四王多至七十餘頃壽
寧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予之武宗卽位踰月卽建皇
莊七其後日增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無算世宗初命給
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自正德後投獻與侵牟者俾復其
故旋復多畱用給事中張漢卿力爭之亦不能聽然頗有給
還民者戶部尙書孫交造新冊額減於舊帝命核先年頃數
原數以聞蓋宦戚輩中撓之而自是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

詔所司徵銀解部著爲令且禁勲戚奏討奸民沒獻者
革王府所請山塲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及東

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入

爭之數四帝乃部議但存封藩初

者不聽又定凡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

頗戢斂不敢橫加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奪

萬六千餘頃恐定世次遞減之限勲臣五世限田二百

頃戚畹七百頃有差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

千三百餘頃又聽校舍兼併增八百八十頃分爲

十二莊至有司兼併者還民又詔宗室置買田地

不輸役者必親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勲臣例雖請乞不

乏而賜額

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神宗養子過侈求無

不獲潞王

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

田爲王莊

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湖廣自景王搜括

後無尺寸

一所祇僅十一河南萬一千餘頃盡膏腴王官

諸闢丈地

於道扈養廩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

不忍聞

民松殺莊佃所在騷然時復更定勲戚莊田

世次遞

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論減者輒奉詔旨姑留不

能革也

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

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渥其他禿聖廟田三氏學田寺

觀僧道田土草場牧地曩官給賜或定額或數增損不復損

綴云

明史藁

志第五十九終

橫雲山人集

卷五十九

食貨一

三

明史彙

志第六十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

王鴻緒

敕編撰

食貨二

賦役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於明不改太祖爲吳王賦稅十取其一役法計田出夫縣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爲差府三等以賦二十萬石上下十萬石下爲差卽位之初大誥天下言浙西府司徵稅害民甚於虎始峻賦吏之誅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田曰官田曰民田凡

二等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亦有優免者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僱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二稅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苡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綿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

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賃鈔曰
租鈔曰租絲曰租絹曰租粗麻布曰課程綿布曰租苧布曰
牛租米穀曰地畝綿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
苧麻折米曰綿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曆時小有所
增損大略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
湖廣廣東廣西麥菽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廣雲
貴餘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卽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
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不種桑出絹一
匹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綿布各一匹遂定桑麻科徵此農
桑絲絹所由起也洪武七年以徽饒寧國不通水道輸稅爲
艱令以金銀錢布代輸夏稅九年天下稅糧自奉詔除免

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石小麥則減直十二綿苧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者聽之於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十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並收折色惟北方諸行省需糧餉邊仍使輸粟至三十年諭戶部曰行人高種言陝民困逋賦其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布絹綿花及金銀等物定著其例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匹石有二斗綿布一匹一石苧布七斗綿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如此重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其金銀每兩各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之

議乃下詔書告以免民轉運勞苦之意令所司奉行之永樂
二十年戶部尚書郭資言郡邑所上十七年至十九年實征
之數分豁本色折色內存留本處軍衛有司等倉米九百七
十六萬餘石輸運兩京及交趾等倉米一千二百七十七萬
餘石絲鈔等折米二百餘萬石率未完宜遣官趣之皇太子
從其請是時天下富庶賦入盈羨郡邑倉廩蓄積甚豐至紅
腐不可食歲凶歉有司往往先發粟賑貸然後以聞雖數有
折徵之令未嘗定歲額用銀也歲額用銀自英宗始正統元
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衛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
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
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

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爲言戶部尚書黃福復條以請
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引洪武三十年故事以對言
當時行之秦越民皆便之遂徵天下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且令折麥其直亦如米其後天下自起運兌軍之外
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爲是南直隸之蘇松常徽
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稅糧麥米共四百餘萬石折銀
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蓋諸方賦入折銀者幾
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初制欲鈔法之通故折鈔者多且重
懲用金銀者然民卒輕鈔宣德間米一石至用鈔五十貫矣
及定折銀之制遂弛銀禁而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
於是鈔壅不可用一貫不能直一錢朝廷強以折官俸而已

銀鈔之升降明一代大制存焉而田賦其根源也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科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畝加爲二倍增其賦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時天下秋糧凡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而蘇州一府乃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自民糧十五萬外皆官田之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

浙賦獨重而蘇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敢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卽敕廢浙西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諸府巡視民瘼還言蘇府民之逃亾詢之耆老皆云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真武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稅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其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亾不可得矣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

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地悉除其稅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細民得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敕諭行在六部都察院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祖宗洪業夙夜孜孜保民圖治食則思下人之飢衣則思下人之寒今春氣已和特頒寬恤之令舊額官田糧太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糧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永爲定例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爲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然忱請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宣宗雖不罪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爲辭帝與尚書胡

深言之謂計臣壅遏恩澤亦不能罪也七年況鍾論蘇州官田云科糧不等自五斗至三石及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准民田起科糧四斗一石至三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明初官田有畝徵三三石者雖後科則數減而未嘗盡革儒臣纂實錄會典諸書率識其遞減者以爲美而諱其重科之本末故莫得而明然其頗見於書者一二可推而知也是時錢鈔諸雜色皆以折秋糧不專納米故民猶可支然宣宗末年蘇州遭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亦云極矣及是減定乃獲少甦洎乎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

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下民田七斗下者俱每石歲徵平米
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下者俱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
田二斗下民田二斗七升下者俱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
官田八升下民田七升下者俱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
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額殆未
嘗減云弘治十六年會計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餘石嘉
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餘石今
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餘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
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一切取給其中以
賦人則日損以支費則日加請核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
數一一區畫則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

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陞遷必嚴核任內錢糧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諭先天下帝是之既而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一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丁冊逐戶徵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細列田冊則號條坍塌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爲覆勘分別界址沿墾履畝檢踢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爲稽考且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爲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明張榜文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賠科擾之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過戶

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攬
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
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顧令下鄉
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爲空寡弱者
爲勢豪所凌耽延欺賴未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
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幾數
百人矣且往年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名以上
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
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於此者宜令戶部議
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
縱容下鄉及不彙呈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

命多死者以故勸論其二則議遣官綜理及復預備倉糧也
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遷延數載如故至
九年鼎臣爲學士復言天下稅糧軍國經費大半出東南蘇
松常鎮杭嘉湖諸府各年起運存留不下百萬糧長書手奸
胥豪右扶同作弊影射侵分亦不下十餘萬臣生長茲土目
擊漁蠹故覩縷具奏仰荷聖明允行而所司束之高閣漫不
爲理殊負陛下惠養元元勵精政理之意乞敕巡撫都御史
毛思義督所司加意舉行將檢躡清查坍荒田糧的確數目
并改正各項欺隱情弊具以籍報毋復遷延慢令帝乃加申
飭焉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爲之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州
縣委官偕詣京領勘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

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區正副二名輸充宜從
間復永充科斂橫溢民受其害或私買官糧以牟利其罷者
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景泰中革糧長未幾又復自官
軍兌運糧長不復輸京師在州里間頗滋害故鼎臣及之當
是時御史郭弘化等亦請通行丈量以杜包賠兼井之弊帝
恐紛擾不從給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
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漫溝塍泮沒者謂之坍江有流
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
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
十石或百餘石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既不能
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

呼敲扑歲無寧時而奸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併輒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瘵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立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爲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之稅以限田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議疆土民俗各異令所司熟計其便不行越數年乃從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坍海田糧九萬餘石顧鼎臣之請覈坍荒田糧也詔下巡撫十餘年不報十八年應天巡撫歐陽鐸始籍上所覈之數免糧十一萬餘石以所清出隱蔽田糧六萬餘石補之時嘉興知府趙濂建議田不分官民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

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所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原額稽始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賀曰郵政曰公費曰備用以三事定均徭曰銀差曰力差曰馬差著爲例徵一者總徵米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爲遞減耗米減輕齋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時豪右多變其議顧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捐賦額長民者私以已意變通之由是

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時又有綱銀一條報一
串鈴諸法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錢徵之易知
而不繁猶網之有綱也一條報法者以府州縣十歲中兩稅
運存之額均徭里甲土貢僱募加銀之類通爲一條總徵而
均支之嘉隆間數行數止旣而盡行之一串鈴則夥收分解
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色銀矣是時天下財賦
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備用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
分備兵款以爲常世宗中年歲支多者不過二百萬其少者
僅七八十萬及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
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尚書孫應奎蒿目
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

嗣後連歲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十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以箕斂財賄題派括贓贖筭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爲其地奏畱或請免浙直以被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特停格軍興所徵發卽歲額二百萬且虧其三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官中夜半出片紙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太較不及十萬尚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便宜七事以請旣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而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

徵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徵折色矣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
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三萬提編者卽加派之名也其
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有餘畱下甲不足則提下甲
補之故謂之提編及倭患平應天巡撫周如斗乞減罷給事
中何燧亦具陳南畿困敝言軍門養兵工部科價操江募兵
兵備道壯丁府州縣鄉兵率爲民累甚者指十科一請禁革
之命如燧議而提編加派之額不能減隆萬之世增額旣如
故又多無藝之征逋糧愈多規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
十餘年未徵而報收一縣有至十萬者逋欠之多縣各數十
萬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繼萬曆中年三大征
接踵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驟增遼餉三百萬

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天啟元年給事中甄淑言朝廷爲遼餉而加派非得已也然加派因乎田地而田地或相倍徙則歲入不同上農加派九釐猶可辦也不毛之地正賦且難供況加賦哉履畝闕勘則高下未必得實反開富豪隱射之徑照米分派則愚民不習推筭徒滋狡胥賄賂增減之奸無已惟按銀之額因人土之宜而已蓋天下戶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田土有田土之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計銀卽計米矣而戶口人丁在米之外在銀之中

故按銀加派似不漏也東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納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納故因人土之宜似不偏也其法以銀額爲主而通以人情酌以土俗頒示直省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之數而以所加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餉額而止從銀起派愚者易知亦可杜奸胥之蠹此外小民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田鬻富室田盡而糧獨存無米之丁丁附於米米推而丁無宜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卽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鬻田者推米便推丁在縣冊不失丁額以遠祖宗之制在貧民不畱空丁以致賠累而官亦免逋責之難矣下部覆議從之崇禎三年兵興本兵梁廷棟請增田賦

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釐外畝復徵三釐惟順天
永平以新罹敵患視舊無所加餘六府畝徵六釐得他省之
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總督盧象昇請加
官戶田賦十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兩一錢名
曰助餉又二年復行均輸法因糧輸餉畝計米六合石折銀
八錢又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又二年楊嗣昌督師畝加練
餉銀一分兵部郎張若麒請收兵殘遺產爲官莊分上中下
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衛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
勦練之餉多至七百萬民怨何極御史郝晉亦言萬曆末年
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勦餉三百
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

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至國力已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曰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簿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田戶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迨造黃冊成以一百十戶爲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戶爲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曰均徭他雜役曰雜泛凡祇應禁子弓兵悉僉市民毋役糧戶額外科一錢役一夫者罪流徙後法稍弛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爲斷放大戶而勾單小於

是議者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爲宗覈入戶上
以蓄藏得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
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二者交病然專論丁
糧庶幾古人租庸調之意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之數當丁
糧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里甲除當復者論丁糧
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徵之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
二差者聽自占以佐銀差夏時勅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
亦稱平其後諸上供者官爲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須復給所
輸銀於坊里長責其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無
所給惟計值年里甲祇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
戶上供爲京繇主納皆中官畱難不易中納往復改質率至

傾產其他胥役苛索之弊不可毛舉明初令天下貢土所有
有常額珍奇玩好不與卽須用編之里甲出銀以市顧其目
冗碎奸黠者緣爲利孔又大王營繕祠宮祝釐資用繁溢膏
官鬻獄民俗競於侈泰迨至中葉倭寇交訌仍歲河決餉邊
塞河國用耗殫於是里甲均徭浮於歲額矣凡役民自里甲
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
爲常役後又有斫薪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舖厝淺夫
之類因事編僉不可數計嘉靖間行一條鞭之法十甲丁糧
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州縣總於府府總於布
政司布政司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
與兩稅爲一一縣丁糧畢輸於官官爲僉募以充一歲之役

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之名罷而其實存諸
校卒至復僉農法行十餘年規制頗紊不能盡遵行也天
啟時御史李應昇疏陳十害其三條切言馬河夫役糧里修
辦白役擾民之弊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所患苦
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
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爲非真大戶中人之產輒
爲之傾自變爲條鞭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宜少蘇矣
乃民間仍歲奔走罄資津貼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
革者未革也時給事中劉懋復奏議驛夫征調往來仍責編
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賦爲亂云凡戶總有三曰軍
戶匠戶竈戶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補匠戶二等

曰輪班曰住坐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輪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輪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指充切匠動以千計死若逃者勾補如軍竈戶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下上中戶丁力多或貼二三丁下戶概與優免他如陵戶園戶海廟戶旂夫庫役千條萬縷事甚微末不足詳也明初工役之繁自營建兩京宗廟宮殿闕門王邸採木陶甃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丘壇倉庫猶未訖工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南內離宮次第興建弘治時大學士劉吉言近年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稽覈禮部尚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

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復陳力役之苦吏部尚書林瀚亦言兩畿頻年凶災困於百役窮愁怨歎山陔供億軍興雲南廣東西徵發勦叛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玉邸財力不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庫藏空匱不可不爲之慮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武宗時乾清宮工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千萬餘兩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餘石權倖闖宦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皆竊官銀以媚之給事中張原言匠夫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玉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請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爲汰省而經費已六七

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祕殿並時而興工塲二百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料直百餘萬車脚僱運三四十萬承天工役十餘處費亦數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亟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萬曆以後營建織造濫經創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不得少休迨閩人亂政建第營墳僭越亾等功德私祠遍於天下蓋二百餘年以來民力殫殘久矣其以職役優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萬曆時免田有至二三千者至若賦稅蠲免則有恩蠲有災蠲太禴之訓比天下承平四方水旱輒優免稅糧豐歲無災傷亦擇地蠲民貧者優免之凡歲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

若鈔又設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粟荆蘄水災命趙
乾往賑遷延半載怒而斬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聞逮治其
官吏旱傷州縣有司不奏許耆民申訴處以極刑孝感民飢
其令請以預備倉賑貸帝可之且諭戶部曰朕捐帑蓄民儲
粟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災荒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
經歲月民飢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司歲飢先發然後以聞
在位三十餘年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
成祖聞河南飢有司匿不以聞逮治之因命都御史陳瑛榜
諭天下有司水旱災傷不以聞者罪不宥又敕朝廷歲遣巡
視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仁宗監國時有以發賑請
者遣人馳諭之言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尚從容啟請待報汲

贖何如人也宣宗時戶部請覈飢民數上曰民飢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何待勸乎蓋二祖仁宣時仁政亟行預備倉之外又時時截起運賜內帑荒處無儲粟者發旁郡之米蝗蝻始生必遣人捕蝥蠡子女者官爲收贖且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粟貧民免其雜役爲息年豐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飢民還籍給以口糧京通倉米平價出糶兼預放俸糧以殺米直建府以處流民給官糧以收棄嬰養濟院窮民各注於籍無籍者收養蠟燭旛竿二寺其卹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災荒疏至必賜蠲賑不敢違祖制也賑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以後殺之納米賑濟贖罪者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

三之一餘遞減有差捐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入國子
監軍士納百戶十戶指揮武宗時富民納粟賑濟千石以上
者表其門九百至二百者授散官得至從六品世宗令義
民賑穀二十石者給冠帶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
司爲立坊賑粥之法自世宗始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
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
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邊地七月九月洪武時勘災旣實盡
與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災免七分自九分災以下遞減又止
免存畱不及起運後遂爲永制云

梅雪山人集

卷六

全志

明史彙

志第六十終

明史彙

志第六十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食貨三

漕運

倉庫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爲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始海運次陸運至漕運而制定漕運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爲兌兌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蘇州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寧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

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爲定制聞有溺死者命羣臣議屯田之法未果行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樹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米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爲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云自濟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艱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

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乃分遣官軍就近輓運送淮
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而海陸工
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
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年
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違期宣德四年尙書黃福
同陳瑄趣漕糧建議淮徐臨清倉厥具在宜復使官軍支運
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
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
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復令官
軍支運民糧既就遞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
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

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臨清倉開封
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六年陳
璉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悞農業而湖廣江西浙
江及蘇松安慶等官軍每歲以船至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
對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
帝遣侍從王佐往淮安與璉及黃福議皆以爲可行復命羣
臣會議吏部尙書蹇義等條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
地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
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
未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兌軍既加
耗又給輕齎銀爲洪開盤剝之費且得附載他物以資軍軍

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官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勅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蠲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三斗五升以三分爲率二分與米一分以物折之正糧尖斛耗糧但平斛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遺監察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久之聽選官陳倫言兌運加耗已增至六七斗以上而言吏糧里又索他費多者至三四斗且俱淋尖收之計納正稅一石通用二石二三斗朝廷之取於民也廉而下人之刻剝也甚宜令都察院儆示禁止從之積運糧京師未有定

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百七十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八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者在外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矣天津薊州皆有倉密雲昌平皆有鎮共支米六十四萬餘石給之悉支兌運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改兌之議成化七年建於巡撫勝昭令瓜分官軍過江兌運於耗之外復添脚米復數

年帝乃令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兌由是兌運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然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爲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軍民兩便無失期自兌運變爲改兌易轉輸爲直達而輾轉稽遲之患生矣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之不加愛護也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然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回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

僱車盤剝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制於禁例多被掠奪此科害之苦也宜加造船費每艘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憊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用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兵火水旱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爲率無復至一兩者初成化

間行改兌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三月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交兌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

三省漕士便於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告輕減且二倉罔積多損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蓄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齋銀兩悉聽運官道支爲雇僦車船之用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運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於防奸是也但輕齋本資轉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脚價爲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核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爲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卽用以修船官旗漁蠹者重罪輕齋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

之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尖故有尖米自隨
給運外餘折銀謂之輕齋改兌無尖米以耗米二升折銀謂
之折易輕齋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萬曆中
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並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
自兌運久行臨德尚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山
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萬餘石則
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三
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留漕米以
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
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
荒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

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既又建議言漕糧有正兌有改兌正兌入京倉改兌入通倉初京六通四後易爲京七通三兩倉歲有定額而改兌數少每撥正兌以補之夫使京師足何憂彈丸之一州而通州足何濟都城之緩急況京營軍赴通關支遠道守候又苦擔負多以錢易米半直而歸有石之名無半石之實萬一事變擾攘枵腹待食乃令執戈之夫索米數十里外乎宜不拘四六三七之例將漕糧正兌盡入京倉以待京倉稍充乃仍撥通倉以補改兌之不足詔從之自神宗末季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於啟禩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爲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

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
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
日若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
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
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
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爲二月
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
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太縣限船到十日
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關凡災傷奏
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題改者立卷免覆漂
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爲大患河道爲小患二百石內爲

小患二百石外爲大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機不計
多寡概行奏勘矣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
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
少一舟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違限一遇
河決卽有漂流官軍因之爲奸水次乾折沿途侵盜度不能
及額則妄稱水火至有鑿舟自沈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嘗
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
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
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
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
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并令漕運總

督至神宗十八年以後始免赴京會議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經理瓜淮過關總兵官駐邳徐督過洪入關同理漕參政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刑管廠管洪管關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悞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卽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悞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淺淤疏撈無法關座啟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宥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爲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賣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

長率攬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浥爛不可食
權要貸運官軍以銀罔厚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藉以取償
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政
諸弊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
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
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
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
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如故事穆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
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
之求索運軍之欺凌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
初民運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後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

甚便部議申禁令而已不能從也凡諸倉糧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卽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就令關支者通謂之空運其尤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趾云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廣濟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及邊境所在有倉州縣則設預備倉東西南北四所百司官吏月俸取給所在倉所軍屯田收入貯倉以自給凶荒則發預備倉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

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士京師諸衛凡四十一倉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倉於京師凡二十七衛益令天下郡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亦多矣成化內道會通河成始爲轉運設倉於徐州淮安臨清德州臨清倉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旣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三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同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倉改隸之惟

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
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長運法行轉運諸倉皆虛而京通倉
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爲京通倉景
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倉在城外
者而以城內空廢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
豐初各直省預備倉皆設倉官正德間革令州縣正官及管
糧官領其事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
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兩京
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略相同內承運庫收貯緞匹黃生素
緞紗羅紵絲閃色織金錦羊絨纓金珠玉帶玉瑰瑪瑙珊瑚
寶石象牙而金花銀最大歲進百萬兩有奇內府司鑰庫亦

名天財庫收貯錢鈔諸門鎖鑰內府供用庫收貯黃白蠟諸香芽茶葉茶白熟糙粳糯米等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承運廣盈廣惠廣積贓罰等凡十庫八庫皆貯方物惟戊庫貯弓箭盛甲贓罰庫貯沒官物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自內承運庫以下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內庫裏庫皆爲天子私財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色太僕則馬價銀歸之其在

外諸布政司都司直隸府州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查盤一次各運司皆有庫貯銀

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稅魚課并引由契本件項課程太祖令自辦課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部部劄之庫其原封識不擅發也至永樂時始委驗堪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納嘉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戶逢九會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明初嘗置四行用庫於京城及在外府州縣皆置行用庫以收易昏爛之鈔仁宗時革罷太倉庫設於英宗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諸稅課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折直省漕糧歲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折放武俸十餘萬兩之外皆爲御用所

謂金花銀也七年始置戶部太倉庫各直省勦派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抄沒犯人家財變賣地上房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專以貯銀故又謂之銀庫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銀庫於南京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輒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矣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爲老庫兩廡爲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二十二年特令金花籽粒銀應解內府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太倉備邊銀百萬外加預備欵取銀後又

取漫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內承運庫中官至以空剝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言每年礦金稅金皆收內庫而其他羨餘乾折抄沒孝順之屬其名甚衆無不入內庫者金花歲百萬計三十年當數千萬況天產地生滙而鬱於其中內庫充牣若是尚言不足耶帝不聽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爲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凡甲字諸庫主事借科道巡視太倉庫主事員外領之正統十年設通濟庫於德州世

宗時革嘉靖中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隆慶初增置昌平諸鎮皆建庫收貯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及撫寇修邊銀凡爲倉庫害者莫如中官內府諸庫監收者橫索無厭正德時台州衛指揮陳良納軍器稽留八載至乞食於市內府收糧增耗常以數倍爲率其患如此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給事中管懷理奏乃罷之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公積充行徭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局

經力爭之以爲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闕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如例又以太倉庫置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而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頗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庫金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發郡邑歲額會銀進部未報上千戶何其賢乞勅內官與已督之帝竟從其請由此外儲日就耗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策下勅督促之收括靡有遺矣南京內庫祖宗時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遣耆民運鈔糶米以備賑濟卽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

後漸以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然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倉妻克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勅獎爲義民免本戶雜役凡賑飢米一石候有年折納穀稻二石五斗還官成化中令吏典納米免試給冠帶軍民子弟納米充吏軍民舍餘納米給散官自正七品至正九品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不及三五分者奪俸六分以上者降調十八年定贖罪贓罰等皆折銀糴穀入倉正德中令囚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免其立功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成弘之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

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倉顆粒無存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捐賑以應故事乞亟查復預備倉糧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人平糶常平之法春賑貧民秋成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爲率既入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積久之粟盡平糶以濟貧窮其後積穀數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曆中上州縣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矣有司沿爲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常請立常平倉及勸社民立義倉至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立義倉令土人二三十家爲一會家道殷實素有德行一人

爲社首處事公平一人爲社正能書算一人爲社副每朔望
一會分別等第上中下出米四斗二斗一斗有差斗加耗五
合上等之家主之荒年上戶不足者量貸歲熟還倉中下戶
酌量賑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一察核倉虛罰社首
出一年之米其制頗善然其後亦無力行者

明史彙

志第六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食貨四

鹽法

錢鈔

煮海之利歷代皆官領之太祖初起卽立鹽法置局設官令
商人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旣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復初
制後五年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洪武之初諸產鹽
地次第設官都轉運鹽使司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
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
雲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又

陝西靈州鹽課司一兩淮所轄分司三曰秦州淮安通州批
驗所二曰儀真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
引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
曆時同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
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河南之河南汝寧南陽三
府陳州後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
緩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
宮監內官監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兩浙所轄分司四
曰嘉興松江寧紹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紹興嘉興溫州鹽
場三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
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鹽行浙江直隸之

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輸
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
四萬兩明初置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河間長蘆所轄分司
二曰滄州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
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
辦小引鹽十八萬八百餘引萬曆時同鹽行北直隸河南之
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
內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兩山東
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濱樂批驗所一曰洛口鹽場十九各鹽
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
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九萬六千一百餘引鹽行山東直

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所輸邊遼
東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建所轄鹽場
七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餘引弘
治時增七百餘引萬曆時減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海依山
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折色鹽行境內歲入太倉
銀二萬二千餘兩餉泉州軍二千餘兩河東所轄解鹽東西
中場分司三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
八萬引萬曆時又增二十萬引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
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汝州山西
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並有兩見者鹽得兼行隆慶
中廷安改食他鹽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大同代

府祿糧山西抵補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
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和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河十三
萬一千五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斤有奇靈州
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時同萬曆時辦千二
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延安三
府河州歲解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所轄
鹽場十四海北所轄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
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
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曆時廣東小引生鹽三
萬二百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
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廣東鹽行廣

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江西之南安贛州吉安海

北鹽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永州府桂

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

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萬

一千餘兩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

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萬曆

六年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敘州順慶

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歲解陝西鎮

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

寧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并...洪武時歲辦大引

鹽萬七千八百餘引...一萬曆時與洪

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成祖時嘗設
交趾提舉司其後交趾失乃罷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鹽所產不同寧夏之鹽刮地得之解州之鹽風水所結淮浙
之鹽熬波川滇之鹽汲井閩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
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此其大較也洪武三年山西行
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
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
引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
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帝從其請始名商輸糧而與之鹽
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名商中鹽以爲軍餉鹽法邊
計相輔而行厥制大善中鹽之例自四年定輸米萬石開封

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商鬻有定所無敢踰境犯私鹽者罪至死僞造引者如之引與鹽離卽以私鹽論凡竈戶辦鹽官給工本米其制起宋仁宗時給亭戶官本元代仍之歲給工本明沿而不變引四百斤給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尋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淮浙諸場置立倉囤每歲以附近州縣倉及兌軍餘米量撥收貯凡竈戶有餘鹽送場司每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官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祖卽位以北平各衛糧乏命

戶部奏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以中作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不數年北平糧米充羨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官軍糧不敷百姓疲轉運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於是諸所復名商中鹽他邊地復以次及矣仁宗立以鈔法不通議所以斂之道戶部尚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各鹽司中鹽則例俱減舊十四滄州引三百貫河東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元年停中鈔例三年夏原吉以北京文武官吏軍夫工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之策言中鹽米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名商北京納米戶部尚書郭敦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十分爲率六分支

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帝皆從之而命倍給其鈔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程途險遠趨中者少乃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各納米豆中鹽洪永時嘗一再命御史視鹽課正統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內臣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下勅召還後遂令御史視鹽依巡按例更代以爲常三年寧夏總兵官史昭以邊軍缺馬而延慶平涼官軍單民多養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既而定是諸衛遞馬二十引其後河州中納者上馬二

十五引中殺五引松潘中納者上馬三十五引中殺十引八
之舊如初制中馬之始驗馬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
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賑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
其弊日甚而邊儲自此告匱於是召商中淮浙長蘆存積鹽
以給之令甘肅中鹽者准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
浙鹽兼收豌豆青稞因准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
也松江鹽課分司故隸兩浙鹽使官司處置失宜負課六十
餘萬民訴於朝命直隸巡撫周忱兼理忱條上四事且請於
每年正額外帶補逋課一分帝從其請命分逋課爲六以六
載畢償之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
者乃議仿洪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

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有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
淮浙長蘆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
官曰存積遇邊方急需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
中常股者續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
常股墜矣河東鹽池西屬解州東屬安邑運司設安邑遂止
撈東池鹽成祖初縱御史李謙請別設西場於解州加原額
一倍其後復并於東解州知州吳惠言西池地高水淺鹽尤
易給勝東池不宜棄爲無用乃復立西場從民所便初浙江
軍民計口月納米三升買鹽一斤而商賈持鹽赴官官爲斂
其遺散之急過於租賦帝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
計口月給之令日私鬻鹽十斤以下者勿以私鹽論

十一年以山東諸鹽場隸長蘆巡鹽御史景帝時中鹽納邊糧兼納穀草秋青草秋青草三當穀草二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人率賄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爲任之則廢法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公私交利焉時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百餘斤者乃限吏典不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六年始以鹽折給官吏俸糧以百四十斤當米一石成化初歲海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尚書馬昂不能執鹽法之壞自此始勢豪多撓中商人旣失利江南北軍民困

造遮洋大船列械販鹽乃爲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軍然不能遏止帝乃遣太監王允中僉都御史高明整治兩淮鹽法明言大佑爭結勢要侵牟國利請添官稽察之於是增設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十七年從員外郎袁江請令汝寧南陽行河東鹽陝西三司官吏食鹽向給於靈州者改支河東初存積之開中也商人樂有見鹽報中者爭至淮浙鹽不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道遠不能赴支邊商輒買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邊商之鹽不能速獲內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閹宦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欠至五百餘萬引孝宗卽位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

命戶部侍郎彭韶於浙俱兼都御史
賜救遣之嗣言近日有勸借鹽商銀米賑濟之令請令買商
入餘鹽以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課完之日
於本司發賣三分價值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支
之價韶言鹽課宿逋不可復徵請酌久近量爲輕減皆命從
之於是竈丁獲寬卹韶又倣古人進農桑耕織圖意繪鹽場
景物及竈戶艱辛之狀爲八圖以進帝嘉納之弘治五年令
兩淮等鹽運司鹽引悉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明初各邊開
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立堡自相保聚邊方粟菽無甚貴之
時戶部尚書葉淇始變法令納銀類解太倉分給各邊引輪
銀三四錢有差太倉之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

商屯撤業采菽湧貴邊儲日虛矣末年帝面諭大學士劉健等議整鹽法會崩武宗之初方下詔革弊韜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哩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尚書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萬二千引戶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學士劉健等力爭李東陽語尤切帝不悅而罷乃從部議時勲戚權倖憑勢開中詭名占業者甚衆而鹽弊日滋矣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韓雍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都御史秦紘許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正德間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引引以積弊私鹽通行乃用戶部郎中丁汝璉請復紘舊法部

陳金以禦流賊軍餉立厰贛州抽分廣鹽得售於袁州臨江
吉安行三四年復故王守仁累請復金法從之淮浙長蘆引
鹽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
境有警未嘗妄開開必邊臣奏討繆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請
及專請准鹽者弘治間存積鹽甚多正德時權倖遂奏開殘
鹽改存積常股皆爲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
占中賣窩價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無所獲利多不願中
課日耗絀奸黠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中璫風旨復
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世宗登極詔首命裁革未幾商人
逢俊等夤緣近倖故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餘等鹽部臣執不
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戶部復言奸人展

轉罔利無所不至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課誤邊儲莫此爲甚御史高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戶部復言宣大二邊俱重鎮不宜聽奸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專報准鹽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律奏乃復常股存積四六分之制凡竈丁課外所餘之鹽謂之餘鹽景泰時官爲收買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嘉靖初延緩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引於二邊開中御史秦鉞言餘鹽不許開中先朝著爲令於國課有裨蓋本高目納每引銀一兩各邊開中僅十之八况正鹽母也餘鹽也正鹽守支日久願中者少餘鹽第領勘令卽時支賣願

中者多令合母求子餘鹽無自積矣請止勿開中部議引目
已發却其奏自餘鹽行存積法漸廢然初尚無定額視歲增
減商竈猶安之其後增引目每引至五百五十斤而正鹽
二百八十五斤餘悉餘鹽與正鹽幾埒於是正鹽未派先估
餘鹽商多稱貸竈煎不繼豪強復借口官買夾販私煎法禁
無所施至二十年帝以變亂鹽法由餘鹽勅罷之淮浙長蘆
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准御史吳
瓊又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書許讚卽
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戶部覆從之餘鹽復行矣先是十六
年令山商每百斤納稅銀八分給之票使行於僻邑官商不
至之處其後票鹽多侵奪正引官商日少課引墜二百萬候

掣必五六載於是有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私爲去留執抵者執見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爲序春不得遲之夏夏不得趨於春也然票商甫納稅卽掣而賣預徵諸法徒厲引商而已靈州鹽池自史昭中馬之說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直是時石銀五兩戶部因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二十七年令開中者止納本色糧艸三十一年添設兩淮浙江諸處巡鹽都御史令河東以六十二萬引爲額合正餘鹽爲一而革餘鹽名御史黃國用議兩淮竈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萬引名爲工本鹽令商人申額鹽三引帶中工本鹽一引或三引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其請初淮鹽歲課

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爲正鹽後益餘鹽納銀解部至是
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引額增三分之一行之數年積滯無
所售鹽法墮不行言事者屢陳工本爲鹽課贅疣戶部以國
用方絀年例無所出因之不變江西故行淮鹽三十九萬引
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廣鹽惟南昌諸府行淮鹽二十七萬
引既而私販盛行袁州臨江瑞州則私食廣鹽撫州建昌廣
信則私食福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
絀巡撫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關廣要津盡
復淮鹽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毀增額二十萬引復除
矣三十九年上欲整鹽法戶部請如舊例遣大臣往乃命副
都御史鄆懋卿懋卿嚴嵩黨也淮浙山東長蘆皆領之苞苴

無虛日兩淮餘鹽額銀六十一萬有奇自黃圃用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卿復增之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銀幾二百萬一時謂爲奇功且立尅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盜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僱役錢糧卒經歲有不得支一錢者乃共爲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劫估船誣以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嵩失勢巡鹽御史徐爌言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以後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關支四散發賣商人亦十五焉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乃又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夫今災荒疊告鹽場淪沒若欲取

盈百萬必至逃以弦急欲絕不棘於此矣於是罷懋卿所增者既而贓罪大發削籍爲民舊事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京官歲遣吏下場恣爲奸利錦衣吏益暴率聯巨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擣束以給吏禁毋下場納鈔僦輓費無所出更多以吏部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十三道歲支如故四十四年巡鹽御史朱炳如奏罷兩淮工本鹽自工本鹽之行引鹽不易掣邊商多乞掣河鹽河鹽者在河徑掣不上廩困易支而獲利疾迨工本既罷掣河鹽如故後復議於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之數云慶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陳鹽法二十餘事多所興革帝皆從之

其論邊商內商曰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佚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堆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引爲三等定銀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堆鹽日速引價定則開中自多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四年御史李學詩議罷官買餘鹽帝從之是時廣西古田平巡撫都御史殷正茂言鹽販於廣西產於廣東行於湖廣誠發官帑歲買三百艘逐時估消息收其奇贏可不煩朝廷不用民力而歲餉充足報可自是廣西始有官運萬曆二十六年始命內監魯保籌兩淮沒官餘鹽初議每斤取銀二分存積正統景

泰時存積者增至六分成化十九年乃三七分之七分常股每歲開中餉主兵三分存積遇警開中餉客兵後因各邊多故常股存積並開淮額歲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目歲二十萬又以大工搜遠年餘沒廢引六十餘萬胥出額課之外無正鹽止令商買補蓋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當是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餘萬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戶尹英請配賣沒官鹽引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至是又以市僧田應璧奏以命保保遂議開存積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核沒官積鹽而存積非沒官恐虧損正課而存積卽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騁亦爭之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

十斤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奸人蠶起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按勘皆罔因言浙江正課歲額止十四萬今餘鹽乃十五萬乎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增加商困而引壅戶部尚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內取一分之稅則課少一分之供而徵解愈遲國計愈訕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逋正額百餘萬保亦惶懼請罷存積引鹽保等死有旨罷之而引觔不能減矣李太后薨帝用遺詔鑄各運司浮課商困稍甦時行鹽中引者曰邊商支掣者曰內商運賣者曰水商而三商之外別有國戶阻壞鹽法大抵由之三商盡罔

引大滯於是巡鹽御史龍遇奇奏立鹽政綱法以舊引附現引行之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矣天啓時言利者恣搜括魏忠賢黨郭興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更革是時兵餉方大詘不能行也鹽課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而兩淮課額足當天下之半故於淮事爲詳浙鹽亦艱於徵納故浙次之長蘆山東價廉課充閩廣二省課額無多并池二鹽撥辦頗易識其大凡而已

錢幣之興自九府圖法後世遵用之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太祖初置寶源局

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及平陳友諒命在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卽位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一曰小錢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小錢重一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竝鑄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爲小錢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尋令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而商賈轉易錢重道遠頗不便帝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其法省便易於流傳可以去鼓鑄之害七年

鈔提舉司明年始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
穰爲料其制方高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龍文花欄而橫題
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內上兩傍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
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其下云中書省秦准
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
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
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
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
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
凡商稅課程錢三鈔七百文以下止用錢十三年立倒鈔法
鈔日久患昏爛令所在置行用庫許軍民商賈入庫易換量

收王墨直初造鈔時停罷寶源寶泉局後再復設寶泉局
鑄小錢與鈔兼行又三年罷寶鈔提舉司會中書省廢乃以
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而改寶鈔文中書省爲戶部與舊
鈔兼行十五年置內府寶鈔廣源庫廣惠庫入則廣源庫掌
之出則廣惠庫掌之在外衛所軍士月鹽皆給鈔各鹽場給
工本鈔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文准米
一石二十二年詔更定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
錢半之當三至當十准是爲差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
二十四年諭權稅官吏凡鈔有字貫可辨者不問爛損卽收
受解京抑勒與僞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凡三
於東市庫給鈔三萬錠爲鈔本倒收舊鈔送內府二十六年

令大明寶鈔與歷代錢兼行鈔一貫准錢千文所司於三月
丙申造十月丙止所造鈔送內府充賞賚明年罷行用庫又
以鑄錢擾民罷寶泉局時兩浙民重錢輕鈔有以鈔百文
文折鈔一貫者閩廣江西亦然由是物價湧貴而鈔法益
不行帝乃令有司悉收民間錢予以鈔用錢及埋毀者治罪
三十年更申交易用金銀之禁成祖初犯者以奸惡論惟置
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永樂二年詔犯者免死徙家戍興州
陝西都司僉事張豫坐抵易官鈔論戍江夏民父死以銀營
葬具當從邊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給事中丁
環使四川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罪都御史陳瑛言
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

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之法天下人民不下一千萬戶官軍
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帝令
戶部會羣臣議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從其
議設北京寶鈔提舉司稅糧課程賦罰俱折收鈔其直視洪
武初殺十之九後又令鹽官納舊鈔支鹽定中鹽則例發南
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鬻之軍民收其鈔應天康
辦蘆柴徵鈔十八帝初卽位戶部尚書夏原吉請更鈔板築
文爲永樂帝命仍其舊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云仁宗
監國令犯笞杖者輸鈔及卽位以鈔不行詢尚書原吉原吉
言鈔多則輕少則重民間鈔不通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
斂之請市肆各色門攤內度量輕重加其程課鈔入官官取

昏軟者悉燬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重矣
乃下令曰所增門攤課程鈔法通卽復舊金銀布帛交易者
亦暫禁止宣宗立弛布帛米麥交易之禁凡以金銀交易者
匿貨增直者罰鈔有司軍衛倉糧有十年積者鹽糧悉收鈔
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課鈔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納鈔五百
貫果園騾車並令納鈔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
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賊吏受銀一兩
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時交易用錢被譴者甚衆英
宗時朝廷所收鈔無算民間漸無鈔乃頗減諸納鈔者而收
米錢銀以當鈔至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
戍邊復辟始弛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文武官官

軍俸銀俱兼支鈔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征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後乃令權收錢鈔改折銀兩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皆積不用詔發之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行鼓鑄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收稅歷代國朝錢各收其半無國朝錢卽折收舊錢二以當一錢舊制工部所鑄錢入太倉司鑰二庫諸關權收錢亦入司鑰庫貯錢數千百萬中官掌之京衛軍秋季俸糧取給焉每七百當銀一兩武宗之初部臣請察羨侵蝕又以錢當俸糧者僅及銀數三之一請於承運庫給銀中官方用事皆不聽已而司鑰庫太監言自弘治間權關錢鈔折銀入承運

順錢鈔缺乏支放不給請遵成化舊制乃命錢鈔兼收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爲率錢一銀九又從太監張永言發天財庫及戶部布政司庫錢關給徵收每七十文折銀一錢且申私鑄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明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五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時禁用鉛錫薄劣諸錢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民患錢少乃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又令通行歷

代錢但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文當銀一分剪楮夾其中不可辨用給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使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爲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制錢者國朝錢也以朝廷所鑄故謂之制錢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益騷然屬連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鈺條其弊請許民間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戶部執不

從廷鈺許奏尚書方純及郎中劉爾牧帝怒斥爾牧操廷鈺
語命從民便且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
文當銀一分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開行竟不
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制錢并行焉給事中殷
正茂言兩京銅價太高鑄錢得不償費宜采雲南銅運至岳
州鼓鑄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兩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值銀
九十三萬餘兩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覆言雲南地僻事
簡卽山鼓鑄爲便乃勅撫臣以鹽課銀二萬爲工本未幾巡
撫王昺言費多入少乞罷鑄帝以小費不當惜仍命行之越
數年巡按王諱復言利少費多宜罷鑄部議錢法壅滯者由
宣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分奸民乘機阻撓錢多劇濫惡相

欺錢少則幣重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自今準折不必定
文數而課稅及官俸且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而從戶部之
議時所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錠邊議者以鑄錢艱難工匠
勞費革錠車用錠錫於是鑄工競雜鉛錫圖便剝治而輪郭
粗糲色澤慘暗奸僞倣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盜鑄
者死罪日報終不能止帝患之問閣臣徐階階陳五害請停
寶源局鑄錢應支給者卽以鑄錢銀與之帝乃鞠治工匠侵
料減工罪而停鼓鑄命戶部以南京雲南及稅課司解錢選
一千萬進司鑰庫以備賞賜會詳疏上故遂併雲南鼓鑄停
之穆宗初言者謂錢法不行由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
止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也兵部侍郎譚綸則言

富民必重布帛粟菽而賤銀欲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
及今錢惟布於下而不以輸於上故其權在市井又識以年
號亦不免壅而不通請歲鑄重錢以大明通寶識之而令民
得以錢輸官直隸巡按楊家相亦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
號於是課稅稍收錢而大明通寶之議卒不行會高拱再相
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
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人耳
自帝浹然之錢法復稍稍通矣寶鈔不用垂百年課程亦鮮
有收鈔者惟俸糧獨支鈔如故庫鈔不足則召商辦納或市
之東師缺則停支累數十萬神宗時始折銀支放以償缺俸
云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准嘉靖式鑄萬曆通寶金背錢及

詰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源局拓地增爐鼓鑄而北錢視南錢昂直三之一南鑄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並行不廢天啓元年鑄泰昌錢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幣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且收大錢發局改鑄當是時開局遍天下重課錢息崇禎元年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有奇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工匠之賠補行使之折閱不堪命矣寶泉局銅本四十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三年御史饒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

局外僅存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買銅而非採銅也乞按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處鑄錢採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倣銀礦法十取其三以爲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採仍予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並開用銅愈多銅至益少南戶部尚書鄭三俊請專官買銅戶部議擇原籍產銅之人駐鎮遠荆常銅鉛會集處所謂採銅於產銅之地也帝俱從之既又採絳孟垣曲聞喜諸州縣銅鉛荊州抽分主事宋大受言荊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四事卽命大受專督之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銀一兩南都錢運司

屢旨嚴飭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
鍊自啓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自以惡薄雜鉛砂大半掉
擲破碎百不盈寸末年勅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區初制歷
代錢與制錢通行自神宗初從龐尚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
錢糧贖罪俱用制錢啓禎時廣置錢局始括古錢以充廢銅
民間市易亦擯不用矣莊烈初卽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
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閣臣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廢
廢之於民不便帝以爲然旣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
行新錢於是古錢銷燬頓盡蓋自隋世盡銷古錢至是凡再
見云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啓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
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倪元璣方掌部事力

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明史彙

卷第六十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

數編撰

食貨五

茶法

課稅

市船

馬市

明茶法有三曰官茶曰商茶曰貢茶官茶貯邊易馬或徵課鈔商茶輸課給引略如鹽制貢茶則止供用也官茶易馬以制番而商人所中亦與相濟其事爲大初太祖令商人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別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秤較茶引不相當卽爲私茶後又定茶引一道輸錢一

照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納錢
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初始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
司三十取一五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
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東三百十
五頃茶二百三十八畝餘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
茶園令軍士嫖採十畝其八貯於有司以易番馬從之於是
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
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州洮河雅諸州以與番人市自礪門黎
雅抵朶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
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州門永寧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麓
葉惟西番用之而商販

茶既非巴茶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襪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法給引販賣公私兩便之道也於是永寧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番中毛纓茜草諸物以償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採商旅不行課額每虧輒責應役者償之天全六番招討司言其患乞遣人按實開辦從之又從四川布政司言復聽民採摘與番易貨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巖州緡經黎州始達茶馬司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碶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復迂遠而給茶太多巖州衛以爲言請置茶馬司於巖州而改貯碶門茶於其地且驗馬高下爲茶數詒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

與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馬五十斤三十年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中外之辨者蓋羌戎之俗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邊患矣朶甘烏思藏長河西諸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懋遷有無者也近者私茶出境馬之互市者少於是番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番人玩侮之心漸生矣咨爾右軍卽檄秦蜀二府長史啓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遠給朶甘烏思藏邊吏失譏察私販出境爲番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於宋至宋而其利溥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使番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

吾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紅纓雜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爾其論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毋致失利當是時帝綢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嘗謂尚書郁新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四川松茂茶如之販鬻之禁不可不嚴也以故遣僉都御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坐死又遣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信符市馬西番得萬三千餘匹給茶五十餘萬斤金牌信符所與諸番要約者也象文曰皇帝聖旨左右文曰合當差發不信者斬上號藏內府下號降諸番凡四十一面三歲一遣官合符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六面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

十一面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
牌十六面共納馬三千八百匹轉運之道一出河州一出
碣門黎雅尋以碣門距長河西口道路險隘改自碣門出枯
木任場徑抵長河西口太祖之馭番如此永樂中帝懷柔遠
人洪武時上中下馬給茶八十斤至六十斤者皆遞增由且
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少弛布絹茶紙多私出境碣門
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乃申嚴
茶禁初太祖設秦州茶馬司既而改於西寧成祖又設甘肅
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十二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西茶
馬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視可
臨洮碣門黎雅禁約之半年以內遣二十四人往來收

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樂時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復

未幾番人爲北寇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
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馬入貢而已景
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始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
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官巡察已而
巡察不專兵部言其害乃復遣御史歲一更著爲令先是洪
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所令客商納米中茶宣
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十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寧支
淮浙鹽引客商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元年都
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官
總理之久之以歲灾待賑復令商納粟中茶弘治三年御史

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
易粟請於西寧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
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
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數足而止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又
言自中茶禁開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馬不利請停糧茶之例
異時或兵荒乃更闢之部覆從其請糧茶由此停四川茶課
司舊徵數十萬斤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道川茶多泥
爛乃令以三分爲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二年延
綏荒歉復召商納糧草中四百萬斤尋以御史王紹言復禁
止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馬政都御史兼理之督理都御
史楊一清復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買其三之一每歲茶五

六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帝乃復從所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
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爲例永行焉一
清又言臣督茶政親詣西寧洮州各族番官借其國師禪師
齋金牌信符至臣責其比歲不輸馬皆稽首訴近年無金牌
來調若調諸番敢違其制宜可復又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
馬政乃復設巡茶而金牌以久廢不復越四十餘年御史劉
崧總督尚書王以旂等復以爲言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其寇
抄掠無已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
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
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
番人之市馬也不能辨權衡止訂篋中馬篋大則官虧其直

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爲中制每千斤爲
三百三十篋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悉徵黑茶地
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甲烙篋上書商名而攷之旋定
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爲腹引二萬四千道爲邊引
芽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而止不得太濫
十五年巡茶御史劉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考
並凌遲論死蓋西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
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
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
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賑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山
地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郡之

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歐民爲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姓闖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罪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每歲易馬之茶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勅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無得夾帶令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郡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貢

邊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西寧責兵備各選官防守失
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然開中者多茶司
所積漸減其後陝西歲禋者十年茶戶無所資頗逋課額三
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誦上言先時正
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
史良卿亦開百萬後止開正額八十萬并計課茶私茶亦止
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禋
民貧卽正額尚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
拓番易馬之規凡通內郡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賑荒一切
亭罷毋使與馬分利部臣以帑藏方匱乃按弘治六年例於
正額外仍開百萬斤名納邊餉以備軍餉詔從之末年御史

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闖出與番人通宜停松潘引日中嚴入番之禁皆報可四川茶引之分邊腹也邊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滯穆宗時裁引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千餘兩解部濟邊以爲常隆慶五年令甘州倣洮河西寧事例歲以六月間中兩月內中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賞有差踰三年者罪之沒其附茶自劉良卿弛內郡之禁楊美益以爲非其後復禁止萬曆十三年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鄰開其禁招商給引抽十三入官餘聽自賣御史鍾化民以私茶之闖出多也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

魚渡壩川之保寧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雞猴壩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中茶易馬惟漢中保寧而湖南產茶其直賤商人率越境私販中漢中保寧者僅一二十引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族利私茶之賤因不肯納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請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馬政兩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給引願報漢興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旣而御史徐僑言漢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爲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嚴覈以遏假茶戶部折衷其議以漢茶爲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川畢乃給湖南如漢引不足則補以湖引詔曰

可二十九年陝西巡撫御史畢三才言課茶徵輸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闔戶解納艱難以此改折今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每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寧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爲令天啓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給賞勤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其他產茶多之地南直隸常廬池徽浙江湖嚴衢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成都重慶嘉定夔瀘商人中引則於應

天定其杭州三批驗茶引所徵茶課則於應天之江東瓜埠
自蘇常鎮徽廣德及浙江河南廣西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
銀福建建寧茶最上碾而採之壓以銀版爲大小龍團太祖
以其勞民罷造惟令採茶芽以進凡貢茶第按額以供所係
徵不具載

關市之征宋元頗繁墳明初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齋居
齋所過所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
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征而藏匿者沒其半買賣
田宅頭匹必投稅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地置店曆書所止
客估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
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

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戶口食鹽鈔領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卽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郡縣官店爲通課司洪武初命在京兵馬指揮領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權衡稽牙儉時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畜牧飲食諸物帝聞而黜之山西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朝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

稅帝曰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爲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八十處宜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從之十三年吏部言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織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墾年令以野獸皮輪魚課製裘以給邊卒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駟僮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爲屋數十楹曰塌坊商至悉貯貨其中凡商貨三十而稅一永樂初定制

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旣稅之物車船
運已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准南京例置京城官
店塌坊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開辦課程二十一年山
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
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開一年以爲定額帝
從之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
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輳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
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坊庫房店
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
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
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

物盡沒官仍罪之侍郎曹弘言塌坊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
子女輸官者帝令廢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半
英宗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
正統九年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先是以于謙奏革直
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上下稱便而吏員當授是官百
計圖復於是戶部尚書王佐復請設官帝即從之景帝時南
京大理卿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以舶商匿番貨罪
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帝可之且命減遼陽張家灣課
鈔之半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
竹木止收鈔其後易銀漸益至數萬商人怨讟盈路矣孝宗
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爲能非國體乃命客

貨外車輛毋得搜阻正德十一年始崇漆山
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三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
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部臣依阿橫徼之端復
起尋命中官劉養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同
之世宗初抽分內臣及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定諸府
抽印木植內臣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
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
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
三十萬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權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鄔閱
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權場山海關不宜再權乃罷之
其後復山海關稅而罷八里舖店錢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

設無名稅課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網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權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卽領礦督官吏務賸削焉權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始高宗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登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丘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巽於盧溝橋或徵市舶司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諸武弁望風言利朝奏夕可稅監皆其所薦且卽令原奏者同往焉

所至用奸民爲爪牙數激民變帝率庶不罪諸所進稅或稱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額外稅銀或稱罰贖帝以爲罷茹天下蕭然矣三十三年始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明年又罷徵甘肅延綏贛州稅銀然稅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詭稱有司圍却乞如舊便帝遽從之其嗜利如此寶坻銀魚徽示樂時設糶宗初止令估直備廟祀土供及是始以中官坐採又徵其稅後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親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爲小戢至四十二年卒太斥遺詔始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稅帝崩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銀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開墾者一律免之

天啓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運使舊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九年議增稅貨錢項十一年停崇文門稅明初止稅商未有船稅宣德四年以鈔法不行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時有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濬縣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脩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徐州濟寧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其兩京直抵者五倍之既減爲六十貫正統中復減至二十貫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鄆縣鈔關於河西務景泰元年復減爲十五貫成化中諸鈔關屢有所興罷景泰弘治正德時常裁各鈔關主事

令州佐貳官領之非久輒復舊弘治六年關課折收銀後復收錢鈔嘉靖八年復折收銀始時估船料徵稅既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爲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世宗令以成尺爲限勿科畸零四十一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饒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主事關防敕書等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官主核商所報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所與神宗時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戶部尚書趙世卿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潞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

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卽此各關不足之數也奏上不省崇禎初增關課每兩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爲三萬南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得已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收錢鈔半後亦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海外諸國貢獻必載物貨與市交易設市舶司置提舉

官以主之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中罷輒復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官軍將士私通海外諸國永樂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各置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始時進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卽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弘治十一年令夷人朝貢至京於會同館開市五日以軍器售番人及私往來者罪至死武宗時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詔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監也嘗

以不預滿刺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爲禮部所劾而罷
劉瑾私真謬以爲例云嘉靖二年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
沿海諸郡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明初東有
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而南有市舶以收海物亦用通中
外之情減戍守之費禁海費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
中官出乃始苦之然因言奏悉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
交內訐海上益無寧日矣二十九年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
部議從之而浙江以巡撫周幾言寢其議福建開而復禁萬
曆中復通福建海市惟禁市明黃巳而兩市舶司悉復皆以
中官領之

馬市之法結三衛以撫游部

巡計也永樂三年兀良哈等處

輜緡以馬至遼東互市定直四等上直絹八布十二次半之
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於是設開原廣寧二馬市十年徙廣寧
衛鐵山馬市於團山以便水草中間廢成化時陳鉞撫遼東
復開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
市兵部尚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母有所
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等令海西并朶顏三衛入市開原月
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
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不得輒近塞垣大同馬
市始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擯
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自後也先強盛貢馬
要賜桀驚不恭馴致土木之變嘉靖三十年以仇鸞言詔於

宣大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部郎楊繼盛諫不從俺
荅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
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名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言大
舉而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
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四年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
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以靜然撫賞
甚厚朝廷爲省客餉減哨銀以充之顧頻年加賞而要求滋
甚剽掠亦屢聞邊費反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曆二十三
年開事具李化龍傳中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
并罷馬市其後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亦
疏於朝二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爲常

明史藁

志第六十三終

明史彙

卷六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與

食貨六

上供採造

採造

採木

坑冶

鐵冶

銅場

珠池

織造

燒造

會計

附俸餉

國家經費

上供之物酒醴膳羞掌之光祿寺採辦成造則工部四司內
監司局或專差職之明初上供簡省郡縣貢香米人參葡萄
酒太祖以爲勞民却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

往南京採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宣宗時罷永樂中河州官買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給屯軍命御史二人察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多支及需索者執奏英宗減南畿孳牧黃牛四萬糖蜜臘禽酥油茶芽粳糯粟米稻穀藥材皆減省有差撤諸處捕魚官卽位數月多所撙節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萬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營繕所造以進宮中食物尚膳監率乾沒之帝令備帖具書如數還給景帝時從子謙言罷真定河間採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魚內使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萬八千餘斤增舊額四之一成化元年詔光祿寺牲

口不得過十萬明年寺臣請增餼部言正統間雞鷩羊豕處
費三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請從前節後二年給
事中陳鉞言光祿市物概以勢取負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
祿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過額侵漁妄費也幸節約
嚴飭之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後數增數減云厨役之額
當仁宗時僅六百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弘治初命光
祿減增加供應十五年光祿卿王珣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
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
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他若南海子貓西華門鷹
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自
成化時添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

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舖戶官值不給市井負累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光祿銀八十餘萬武宗之世各宮日進月進數倍天順時牲果銀月費萬餘兩世宗初廚役僅四千一百名歲用銀額二十四萬餘兩用十三萬而止累歲撙節以給工役兵興之用中年增至四十萬兩額派不足輒借支太倉又不足乃令原供司府依數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帝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覈月進揭帖兩月間省銀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爲常經費亦少省矣穆宗朝光祿少卿李健奏十事帝皆可之頗有所減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獸暨寶珉魚鮮凡薦新之物頒於光祿寺勿遣中官著爲令又

從太監李芳請停徵加增細粳米白青鹽命一依成弘間例
御史王宗載請停免加派部議悉准原額果品百七萬八千
餘斤牲口銀五萬六千餘兩加免派銀二萬餘未行而神宗
立詔免之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穆宗裁原額二萬止
十五萬餘蓋愈約矣萬曆初年益減至十三四萬中年漸增
幾三十萬云

採造之事累朝侈儉不同大略靡於宣宗繼以憲武至世宗
神宗而極其事曰繁瑣徵索紛紜最難且鉅者曰採木曰坑
冶歲造最大者曰織造曰燒造而京師役最苦者曰舖戶用
最繁者曰柴炭爲民害者率由中官部司之差次之程課又
次之初內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

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煩於是召商置買有舖戶之役其始給直以時無他費受役者未病後率輸物於官乃給以直有終不給者而中官鋪墊費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以不堪至神宗時僉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率賄中人營免官司密勾若緝奸盜至熹宗商累益重此舖戶之苦也明初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採之邊關宣宗初以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而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招商買納之置易州山廠其歲入掌之惜薪司正德中增直三萬餘兩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通負日積至以三年正供補一年之耗尚書李鏊議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加乃以四萬斤爲萬斤矣萬曆中歲計柴價銀三十餘

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恣索而人以惜薪司爲陷阱此柴炭之累也當洪武時宮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利下如此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輪輦困民罷染色布然內使之出始於是時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輒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筭仁宗時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蜂蠶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錠紵絲紗羅毼緞香貨銀硃金箔紅花茜草麝反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硃紅鍍金龍鳳器物多所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之論工部察懲又因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悉召還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許輒遣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

寬免之詔屢下內使屢敕撤還而奉行不實宦者輒名採辦
虐取於民誅袁琦阮巨隊等十餘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罷諸
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多敕省正統八年以買辦
擾民始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先是仁宗時令
宦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內官布
列天下及憲宗益甚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遺抑
賣鹽引私採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巨萬太嶽太和山等
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錢
者孝宗立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近
有傳奉不次之擢競尚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
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

房僉廚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一切罷之詔
曰可然其後糜費漸多東南歲辦油麻銅鐵皆出額外香藥
動徵萬數織染窰冶淫巧日甚鎮守宦官爭貢奇花異鳥名
馬珍味太監李廣用符錄左道權傾中外廝役傳陞頗多名
器冒濫矣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鎮守率貢銀萬計皇店諸
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政司來朝各陳進貢之害多不
省世宗初內府供用減正德十九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
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給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
又有名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
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舶入澳久
乃得之方丘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陝邊遣使覓

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一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
金寶珍珠於是猫兒睛祖母碌石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河
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
珠寶益急雖有節省之詔所裁少矣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
崔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日黷貨開
採之議大興浸尋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天下爲耗
賈熹宗一聽中官上供採造皆不可究詰莊烈務釐剔大率
多減省云

採木之役成祖繕治宮殿永樂四年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
郎古朴如江西師達金純如潮廣副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僉
都御史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於

江天子以爲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復命禮部
木四川連歲營建頗爲民厲仁宗立已其役且遣副都御史
弋謙巡視再採不奉令者擒治之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
川壇殿宇復命採木已因湖廣旱災已之尋復採大木湖廣
而諭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採時罷弘治時發內
帑修清寧宮停四川採木正德時採木湖廣川貴命侍郎總
督又命侍郎督運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
宗廟災遣官湖廣四川採辦大木後二年復遣官湖廣提督
之又遣官覈諸處遺畱大木郡縣有司以遲悞大工逮治褫
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

坑冶之課金珠銀鉛鐵銅水銀硃砂青綠而金銀礪最爲民

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取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採礦者仁宣仍世禁止瑄番禹坑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然陝西商縣鳳皇山銀坑入所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冶四十二座皆始於洪武末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浙閩歲課皆二千餘兩永樂間遣官湖廣貴州等辦金銀課已遣御史中官往覈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阯宜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革罷而福建歲額增至

三萬餘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時頗減福建課然其後增至四萬餘而浙江亦增至九萬餘英宗下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歲辦皆洪武原額也開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開坑穴相殺傷嚴禁不能止下詔原之不悛言者請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任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提督供億過公稅民困而盜愈衆鄧茂七葉宗雷之徒流毒浙閩久之始定景帝嘗封閉旋以盜曠復開天順四年始命中官羅水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浙閩大略如舊雲南十萬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

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筭得金僅三十五兩於是復閉而浙江銀礦以缺額量減雲南屢開屢停弘治元年始減雲南二萬兩溫處萬餘兩罷浦城廢坑銀冶至十三年雲南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脉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武宗初從內官秦文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脉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銀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寧天下漸多事矣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曆十二年後奸民屢以礦利中上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張位秉政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位不能止

於是河南之汝南山東之沂州沂水蒙陰臨朐費滕棲霞掖
遠文登山西之夏邑無地不開中官王虎王忠張忠曹金趙
欽陳增高家楊榮丘乘雲李敬郝隆劉朝用陳奉魯坤輩紛
紛並出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
百萬兩金珠琥珀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奸人藉勢誅索不啻
倍蓰而百姓無聊生矣

鐵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
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凡
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十
二年益以茶陵其後廣平吏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
餘萬斤帝以民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

罷各布政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末年以工部言復盡開矣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景帝時辦事吏請復陝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中張文質以爲不宜塞言路乃釋之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

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雲南寧羌略陽皆採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階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綠銅以與外番接境虞軍民潛取生事特禁飭之正德

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因及羅次銅錫青綠詔可
帶凡金銀鑛皆有之間採亦輒罷

廣東珠池率數十年一採宣宗時有請令內官採東莞珠池
者繫之獄天順間一採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
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正德九年又採嘉靖五年又採珠
小而嫩得甚少八年復詔採兩廣侍郎林富言五年採珠之
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忍今
日雖易以人珠亦不可得也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
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
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又驅無辜之民蹈
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

宜有皆不聽穆宗詔雲南廣東採珠寶神宗立停罷既以諸王皇子公主冊立分封婚禮太后嬪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內監採珠廣東三十二年停採四十一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交趾靖安州珠場局設自永樂中後交趾失遂已

織造之事洪武初命工部製太廟帝后服諸行省造鴛鴦戰襖五色文綺戰衣步兵開綵戰衣立神帛制敕局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皆有織染局置監旋所於儀直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久諸局所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段疋有賞賚給以絹帛永樂中復設歙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氍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初蘇松杭嘉湖織造有常額天順四年遣中官往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段七千匹工部侍郎翁

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弘治時給中官鹽引鑿於淮供織造用正德元年尚衣太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並胛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瑤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者濫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紗無已監督四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卽位未幾卽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神宗時添織漸多蘇松杭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府州爲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浙直紵絲紗羅綾

紬絹帛山西潞紬皆視舊制加丈尺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
南京供應機房各直省歲造供用未有蘇杭織造後間行旋
卽停罷自萬曆中頻數派造有至十五萬匹者相沿日久遂
以爲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爲
常例矣

燒造之事在外臨清甄廠京師琉璃黑窑廠皆造甄瓦以供
營繕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
瓷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踰年善以罪誅罷其役正統元年
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
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饕桌諸器
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王振以爲有瑕遣錦衣指揮杖提

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鍾燒造御
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孝宗撤回中官等復遣十五年復
撤正德末復遣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至三十餘萬器嘉
靖初遣內官督之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
江西造內殿醮壇瓷器三萬後添設饒州通判專管御器廠
燒造是時營建最繁近京及蘇州皆有執廠隆慶時詔江西
燒造瓷器十餘萬曆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既復增八
萬至三十五年未畢工自後役亦漸寢

明土田二稅戶口經費出入之數見於掌故者略可考見洪
武二十六年田土官民總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
四百七十萬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秋糧米二千四百七

十二萬餘石錢鈔五千餘錠弘治時田土官民總六百二十
二萬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餘石本色鈔萬七千七
百餘錠租鈔二萬二千五百餘錠稅鈔六千五百餘錠秋糧
米二千二百十六萬六千餘石租鈔萬八千八百餘錠萬曆
時田土官民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
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二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畱鈔萬七
千六百餘錠租鈔三萬二千五百餘錠稅鈔七千六百餘錠
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起運十三百三十六萬
二千餘石餘悉存畱租鈔萬八千八百餘錠屯田地六十五
萬餘頃及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通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
千餘石地畝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歲入之數內承運庫

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
萬二千餘兩廣惠庫河西務七鈔關本色鈔二千九百二十
八萬餘貫折色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
六千餘貫天財庫正陽九門本色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折
色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
萬石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
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棉
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府部諸司祿俸米折銀二萬六
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兩京五草場草折銀
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萬餘兩戶口鹽
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遼東昌易六鎮民運改解銀

八十五萬三千餘兩各鹽運捷舉餘鹽課鹽稅銀一百萬
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備邊并新增地畝銀
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
萬六千餘兩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諸鈔關折銀十六萬餘
兩贓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處
折改折月糧件項銀十四萬餘兩各邊鎮北直隸山東河套
麥米豆草鹽鈔折銀除改解太倉轉發外實銀八十四萬二
千餘兩諸凡絲絹雜物條目繁瑣皆不具載所載歲入亦
計起運京邊者而存蓄不與焉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祿
折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員折俸絹
銀四萬餘兩錢三百二十四萬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

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一萬
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
布折銀八萬二千餘兩出征防守官軍每年防秋三月口
四萬三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共
十四萬餘兩中都畱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并工
作鹽糧折銀五萬餘兩御馬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萬
千餘兩諸邊及近京鎮兵餉宣府王兵屯糧折銀二萬二
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餘兩淮蘆河東鹽引銀
三萬四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五千兩客兵淮蘆鹽
銀二萬六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大同王兵屯
糧本折共十二萬六千餘石民運糧五十八萬六千餘石

草銀二萬一千餘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餘引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十八萬一千兩淮蘆鹽七萬引山西主兵屯糧本色二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豆二萬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六萬二千餘兩淮浙山東鹽引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延綏主兵屯糧料五萬六千餘石民運糧料九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餘兩淮浙鹽引銀六萬七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五萬七千餘兩客兵淮浙鹽引銀二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餘兩寧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餘石民運本色糧千餘石折色糧草銀十萬八千餘兩淮浙鹽引銀萬

一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
甘肅屯糧料二十三萬二千餘石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
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餘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
兩固原屯糧料本色三十一萬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
萬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餘石折色糧料草亦
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
銀六萬三千餘兩遼東軍兵屯糧料二十七萬九千餘石
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鹽引銀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
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薊州
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一萬
千餘兩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餘石折色地畝馬草銀萬六

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東民工食銀五萬六千兩
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鹽引銀萬三千餘兩京運年
例銀二十萬八千餘兩撫寇銀萬五千兩賞軍銀萬三千
兩永平主兵屯糧料三萬三千餘石民運糧料二萬七千
石折色銀二萬八千餘兩民壯工食銀萬二千餘兩京運
例銀十二萬二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密雲
主兵屯糧料六千餘石民運銀萬兩有奇漕糧十萬四千餘
石京運年例銀十六萬兩有奇客兵民運銀萬六千餘兩
糧五萬石京運銀二十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主兵屯糧折色
銀二千餘兩民運銀二萬兩有奇漕糧十八萬九千餘石京
運年例銀九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四萬七千餘兩

易州主兵屯糧料二萬三千餘石民運銀三十二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井陘主兵屯糧萬四千餘石民運本色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雜費皆不具載

國家經費莫大於祿俸兵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半親王馬草料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匹絹冬夏布各三十四匹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

親王子未受封視未受封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羅紗各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草料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經匹於所在親王國帶造給與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閤每歲撥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王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及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諸子所生之子世守之其後令止給祿米二十八年詔以官吏軍士俸給彌廣

減諸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乃更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
鎮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以二百石遞
減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百石遞減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
王及儀賓八百石縣王郡君及儀賓以二百石遞減縣君鄉
君及儀賓以百石遞減皇太子次嫡子及庶子旣封郡王必
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侯及嫁然後
歲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
自後爲永制仁宗卽位增給諸王歲祿非常典也時鄭越襄
荆淮滕梁七王未之藩令暫給米歲三千石自後親王受封
未之藩視此例正統十二年定王府祿米將軍自賜名受封
日爲始縣王儀賓自出閣成婚日爲始宗室有罪曰庶人英

宗時頗給以糧嘉靖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稍減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子孫皆食歲祿不任以事不授以職親親之誼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賦有限其始祿米盡支本色既而米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則不同厥後勢不能給而冒濫轉益多奸弊百出不可究自弘治間禮部尚書倪岳卽條請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財賦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也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

將軍以下多不得自存飢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
聚而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天下不可增賦而宗室蕃
衍無休時可不爲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
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准
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
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下部覆議從之至四十四年乃定
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折鈔中尉六折鈔郡縣主鄉君
及儀賓八折鈔他冒濫多所裁減於是諸王亦奏辭歲祿
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爲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
能自存矣明初勲戚皆賜官田以代常祿其後令還田給之
本色勲臣之祿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

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數刻石官署十三年重定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而雜流吏典附焉正從一二三四品自千石以百石遞減皆給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減五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減十石鈔皆九十貫正從七品視從六品遞減十石鈔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減五石鈔皆四十五貫正從九品視從八遞減五石鈔皆三十貫勒之石吏員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典吏一石二斗三品四品官司令史書吏司吏二石承差典吏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典吏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祿司等典吏六斗教

官之祿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
論府州縣訓導月米二石
首領官之祿凡內外官司提控案牘州吏日縣典史皆日
米三石雜職之祿凡倉庫關場司局鐵冶遞運批驗所大使
月米三石副使月米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開墾
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
之屬官給之宦官俸月米一石一斗五年更定百官月糧正
一品月俸米八斗七石從一至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二十五
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至
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
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
俸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之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數足

相準也成祖卽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七八惟九品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銀十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視文武官例米鈔兼支仁宗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禮部尚書胡濙掌部請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爲率七分折與官絹絹一匹鈔二百貫少師蹇義等以爲仁宗在春宮久深憫官員折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遽之濶不聽竟白帝以行而官小不足者多矣正統中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品以下米三鈔七是時鈔價日賤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二十五貫而戶部尚書王直復奏而減之爲十五貫焉成

二年從戶部尚書馬昂請又省五貫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銀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七年從戶部尚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佑而給之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自昂鼎相繼行之後遂爲常例矣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麤濶綿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麤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曰本色曰折色凡二其本色曰日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凡三月米不問官大小每月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

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凡二
初米一石折鈔十貫後增至二十貫以爲常此本色鈔也宣
德六年始以承運庫生絹折在京文武官本色俸每匹折米
二石及正統七年始以甲字庫布折俸此絹布折鈔也公侯
之祿本折或中半或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
三由是以爲差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七餘可推而知也武職
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其三大
營副參遊佐官每員月支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參將等亦如
之京營選鋒把總官月支米三石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
糧九斗旗牌官半之凡因事別給者不在常祿之數天下衛
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

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一石屯田者半之
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
江陰橫海水軍稍班從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一石在營
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
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
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代之永樂中始令糧多地
方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後推於山西陝西而福建
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支矣惟京軍及中
都畱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已定制各衛軍有家
屬者月糧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折鈔以爲常凡各衛調至
京操備官軍月支行糧四斗操備兼工作者五斗其後軍糧

增損不一而本折則例多寡各鎮不同不能具舉也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糧者明初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官吏俸糧咸取給焉民運者屯糧不足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戍卒故謂之民運後多議折銀者鹽引者召商人入粟開中商屯由織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亾京運始自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矣主兵有常數客兵無常數初各鎮主兵足守其地後漸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衆而年例亦日增云

明史藁

志第六十四終